

呂玉華和她的同學們

吳夢起 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3
33



吳夢起。

呂玉華和她的同學們

內 容 提 要

呂玉華是个初中还未畢業的女学生，在朝鮮战争爆發后，她响应祖國号召，到朝鮮戰場上服务了一年半。朝鮮停战后，她回到祖國，考進了东北一个農業学校。

在農校里，在老师和同學們的帮助下，她努力鑽研功課，不久就成为全班的优秀生之一。由于对同学的关心、体貼和帮助，她受到同學們的愛戴，被选为青年团班支部書記。她除了以忘我的劳动和模范行为帶动全班前進之外，还能很細心地研究个别落后同学的內心活动，具体而細致地帮助他們糾正缺点和錯誤。

小說还批判地描寫了自以为是、發号施令的班長，以及个别有嚴重个人主义思想終於落到生活后面去了的人物。

通过農校师生下鄉實習的描寫，作者还在我們前面展現了農業学校师生之間、学生与劳动人民之間的親密的友誼，体现了他們存着同一的目标——把祖國建設得更美丽，使我們的生活更美好。

呂玉華和她的同學們

吳 夢 起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1040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4 1/16 字數 83,000

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35,000 定價(8) 0.34 元

春天终于到了。屋檐上垂下來的亮晶晶的冰溜子，已经开始融化；小河里的冰也軟塌塌的，人們不敢再在上面走來走去；田里的積雪，發着灰白的顏色，黑色的土地在這兒那兒露出來。尽管風还在尖利地刮着，可是實習農場的工友們，已經，站在四條腿的可以折疊的梯子上，給蘋果樹剪枝了。

星期日早晨，起床鈴响過了。但還有幾個同學，留戀在被窩里，享受這一星期只有一次的“早覺”，而且把被頭裹得更緊，唯恐誰的手會把它扯走。

呂玉華起得很早，差不多鈴一响她就醒了。她穿好衣服，不慌不忙地嗽洗完了，然後輕輕走出宿舍。春天早晨的空氣多么新鮮哪！環繞着宿舍的橫一道豎一道的矮矮的樹籬上，還挂着殘雪；而校庭前面高大的楊樹上的積雪，却被風吹淨了。她順着掃得干乾淨淨的過道，穿過校庭。如今花園里一株花也沒有了，可是她一閉眼睛就仿佛看見花園里栽種着的各種花木：象牙紅、五色梅、金魚草、美人蕉、虞美人、美人櫻（瞧，光美人就是三種，他們干么總愛拿花來比女人呢？），還有一種花頂有意思，叫“高山積雪”，都在綠色莖干的頂端長着白色的小花。夏天看着它叫人感到特別清涼。去年秋天花枯了之後，她會征得管理花園的老王大爺的同意，采了一些種子，準備寄給

在朝鮮的戰友們。如今天就要暖了，她決定把這些種子寄到朝鮮去。

她進了教室，從書桌抽屜里找出信紙來。教室沒生爐子，很冷，她把穿舊了的軍大衣的領子豎了一豎，就在紙上寫下：“李主任及大站衛生所全體同志”。寫什麼好呢？忽然窗玻璃上發出“剝剝”的聲音，她抬頭一望，原來是一只小麻雀站在窗台外面，歪着脖子朝屋里瞅着，她笑了，一剎那間她記起了所有這一年半經過的事情……

在朝鮮，人們都叫她“小同志”，連朝鮮老鄉也叫她“阿林東木”。她不但歲數小，人也長得矮，短短的头髮，兩只又黑又圓的大眼睛，瘦瘦的身材，套上了白罩衫，就跟洋娃娃一樣。那時候，她是個初中學生，畢業還差半年，受了短期的護士訓練就到朝鮮戰場上來了。戰鬥的生活是艱苦的，可是在這艱苦的環境里，她却慢慢鍛煉得堅強起來了。

她覺得在朝鮮那一年半時間的生活，比她已度過的十七年的生活還要豐富得多。

朝鮮停戰了，她和大伙兒一起狂歡慶祝。在一次跟朝鮮老百姓開的聯歡晚會上，一個六十多歲的阿媽妮，高興地拍着手跳，跳着跳着，忽然站住了，流出了眼淚。呂玉華輕輕扶着她。阿媽妮跟她走出人的圈子，坐在綠色的山坡上。阿媽妮用生硬的中國話說：“我的兒子，三個，干人民軍的，游擊隊的，統統死了。我一個人……”阿媽妮的眼淚又涌出來，“害人的美國鬼子！”她咬着牙說。

呂玉華也覺得心里熱辣辣的，勝利了，可是這勝利是多少代價換來的呀！她記起她看護過的那些堅強的戰士和指揮員

們，他們受了傷，但仍然念念不忘要去殺敵人，迫切地打听前方的勝利消息。他們——這些中國和朝鮮的英雄們，用生命保衛着祖國和人民的安全，用生命換取了勝利。那麼，我們——年青的一代，怎样才能不辜負他們呢？

老大娘擦干了眼淚，用手指着山下的田地說：“我老了，我還能種地，我要種地，活一天種一天，我的園子里，蘋果樹多多的，美國鬼子炸壞了，我要種上！”

回國以後，呂玉華投考了東北的一個農業學校，她忘不了朝鮮阿媽妮那一段話。她雖然離開了朝鮮，但她覺得中國的土地和朝鮮的土地是連着的，她的心和朝鮮阿媽妮的心是連着的。

她現在就要寄去的花種，將在朝鮮的土地上開出絢爛的花朵。

可是寫什麼好呢？她出神地望着窗外，小麻雀終於受不住這凝視，飛走了……她又回想起考進學校以後的一切。

她考取以後，被分配到果蔬專業。剛入學那個階段，她感到很困難。因為第一年學的都是文化課，差不多把高中的數理化課程，要在一年之中學完。而且她底子又差，初中還少念了半年；再加上一年半的戰地生活，課程都生疏了。最使她不安的是，她總覺得校長也好，老師、同學也好，對她總是格外的照顧。也許因為她是一個志願軍，是“最可愛的人”的緣故吧。可是對自己來說，沒有權利因為這個就對自己寬容。她要追上去。

同學對她的幫助是很大的，比如王連坤吧，她是班里的優秀學生，在女生中年紀最大。對自己，就象一個老大姐對小妹

妹一样，时刻关怀着。初中部分的几何，就是她在課余的时候，給補習的。再說李斌，他是班長，对大家要求是那样嚴格，也督促了自己的學習。別的同学，別的老师，一副副面孔从眼前滑过去，嚴肅的、頑皮的、天真的，表情尽管不同，但都是那么親切。

課程終于追上了。第二学年开始，學習業務課了。由于她是一个在農村里長大的孩子，有着一些農業生產的經驗，學起來不但不感到吃累，反而能幫助別人——特別是城市中來的同學們學習了。不久，她就被選為青年團班支部的支部書記。……

窗外一陣喧鬧的聲音。她放下筆到窗前一看，原來是同學們在打雪仗，她們這班——果蔬二一五和鄰班果蔬二一六的同學們，分成兩個陣綫，正在激烈地戰鬥着，雪球在空中飛過，有的緩緩地划個弧形落下，有的急速地箭似的直向“敵人”射去。吆喝聲，笑聲，使這初春的早晨活躍起來了。她心里也痒痒的，想奔過去和大家一起尽情地喊和笑。但一看到攤着的信紙，她就強迫自己坐下來，因為她不允許自己有沒完成的工作。

不過現在好象要說的話一下子都涌上來了，她往手上呵了一口熱氣，就接着寫下去：

“你們的來信收到了，感謝你們對我的鼓勵，我一定用優良的學習成績來報答黨和你們。

“春天到了，我們這兒一切都在喧鬧起來，剛才麻雀也在敲我的窗戶，好象要跟我談心。就在我寫這封信的時候，同學們在校庭里打雪仗，吵得真凶。

“你們的日子过得怎样？小馬还是有工夫就看小說嗎？你的‘文学家’的梦想实现了沒有？老周什么时候回去結婚呢？回國的路上能不能到我这兒來玩？老陈手風琴拉得怎样了，还象个蛤蟆叫么？張大夫，知道你學習好，得到表揚，我向你祝賀啦！

“我这学期，当选为青年团班支部的支部書記，你們知道，我怎么能行呢，學習的又不好。可是大伙选了你，就得負起責任來。你們告訴我要时刻依靠群众，我就是这样作的。开学一个多月了，工作还过得去，可也有些事伤腦筋。

“有兩個同学，一个叫李丰元，一个叫李炳昌，兩個都比較落后，跟团和進步的同学很疏远，在班級里表現很不好。团总支已經决定，讓我們支部先加强对李丰元的帮助，以后再分別的帮助他們。不过事情不好办。我打算最近先和李丰元談談。

“我采集了一些花种，寄給你們，讓它們在朝鮮的大地上开放吧！

“.....”

把信寫完，手也冻麻木了。她剛把信封好，教室的門“砰”地打开了，李炳昌和李丰元一前一后跑進來，帶進來一股冷气。李炳昌一看到呂玉華就站住了，歪着嘴笑了笑。

“真冷！”呂玉華說。

“这就叫春寒料峭，”李炳昌裝腔作勢地說。他看到呂玉華手里拿着信，就問：“寫信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一个人，这么早，給誰寫的？”李丰元拖着怪腔提出了問題，会意地笑起來。

呂玉華坦然地把信封給他們看，說：“給朝鮮的戰友寫的。”

“噢，戰友——”李炳昌朝李丰元睜了睜眼，“一家子，以前我看過一部電影，叫‘戰場上的愛情’，你看過么？”

“沒看過，”李丰元也睜睜眼，“你講講！”

“那才有意思哪……”

呂玉華卻沒心思理他們，她推開門出來了。這時，太陽已經升上來，映照在積雪上發出五色的光彩。

李炳昌和李丰元剛才對她說的俏皮話，使她很氣憤，為什麼他們的思想總這樣落後呢？她應該怎樣來幫助他們呢？

“呂玉華！”忽然，一個清脆的聲音在招呼她。她扭過頭去一看，原來是王連坤向她跑來了。王連坤跑到跟前，看到呂玉華很氣憤的樣子，就問：“噢，小呂，怎麼啦？”

呂玉華把事情告訴她，她也沉默起來，停了一停，說：“沒關係，我們還是照着原定的計劃作，先把李丰元爭取過來。”

她們挽着手，在校庭里走着。一面走，一面輕聲地說着什麼。在她們臉上，都帶着幸福愉快的微笑。

二

晚上，自習的鈴声响過了。同學們把書和筆記收起來，注視着懸掛在黑板左上方的擴音機。現在是讀報時間。

可是擴音機里沒有聲息。教室的門打開了，果蔬二一五班的班主任鄭國英出現了。他把門关上，摘下眼鏡，掏出手絹把上面蒙着的一層水汽擦干，然後走上了講台。同學們都聚精會神地望着他。他笑了一笑。他个子高高的，三十多歲，對學習要求很嚴格，但對人又很和藹可親。所以平時同學們都

喜欢接近他；但誰若犯了錯誤，那就会怕他怕得要命。在大家的印象里，他是一个公正的老师。

鄭老师微笑着朝同學們环視了一下，說：“同學們，我們學校成立的第七周年就要到了。这次学校打算在不影响正課的条件下，好好紀念一下。”他停了停，又繼續說：“这是我們第一次校慶慶祝会，以前沒有举行过，所以必須大家开动腦筋，想办法，一齐动手，把慶祝会开好。同學們，你們同意不同意？”

“同意！”大家异口同声地說。

“我想大家一定会同意，这跟慶祝自己媽媽的生日一样，是不是？可是得工作啊，我們二年級六个班担任了布置專業展覽室的工作，要花不少力气呢！”

“沒关系，老师，我們能作好，”陈云文站起來說，“保証作好！”

“好，好！”鄭老师讓他坐下。又說：“明天就开始准备，時間是在自由活動時間。現在正副班長和团支書跟我开会去。”

正班長李斌、副班長王珏、团支書呂玉華随着鄭老师出去了。屋子里轟地一声議論起來。陈云文的嗓子最尖。他是个小个子，在班里歲数最小，才十六周歲，可是最好动，是文娛干事。現在他一下子跳在椅子上，对同學們嚷道：“我們一定要發揮我們的藝術天才，不但要完成交給我們的任务，而且要完成得很藝術。”他把手一揮，就跟指揮合唱似的，然后把声音压低了說：“別忘了我們是藝術班。”

“去你的吧，就沒忘了你那一套——藝術！”

“陈云文連吃飯都講究藝術，睡覺就更藝術，呼嚕，呼嚕。”

“藝術有什么不好，我贊成。”

“喂，喂，”一个更尖的嗓子响起来，把大家的声音都压下了。这是胡春花，她长了个圆溜溜的脸蛋，象个小皮球。“我提议，我们除了完成交给我们的工作，一切的一切之外，还要给学校献礼，而且是秘密的，你们同意不同意？”

“同意！”

“同意！”

“喂，我说，胡春花，还有你们诸位，”李炳昌慢腾腾地站起来说，“你们少找麻烦好不好，功课就够忙的了，还搞什么校庆。反正这么屁大的学校，庆不庆怎么样！你们又搞什么献礼，你们时间够么？啊？一家子，”他扭头对李丰元说：“你有时间么？”

“没有，”李丰元摇摇头。

“瞧，献礼，献礼，简直是——自找麻烦。”

“没关系，”胡春花嗓子更尖了，“没关系，你不参加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我们可以作好一切的一切！”

“我们具名的时候可以这样写：‘果蔬二一五班全体同学，李炳昌除外。’”陈云文说。

“哈，哈，哈！”

“把我也除外，”李丰元也站起来说，“我也不参加。”

“啊！”忽然胡春花两手捧着头，尖叫着，“把我吓死了。”

大家笑得更响亮了。李丰元站在那儿看看大家，又看看李炳昌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这时候下班的铃响了。大家笑着走向寝室去。

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参加校庆的筹备工作。第二天郑老师宣布：正班长李斌，团支书吕玉华，陈云文，王连坤和另外两名

同学，一共六个人参加筹备工作，和二年級其他五个班的同学，共同布置專業展覽室。

李炳昌找着胡春花，問她：“怎么沒有你呀？”

“沒关系，”胡春花一点也不在乎，“沒关系，你瞧着吧！”

参加筹备工作的人，每天自由活动时间集中在果樹学科委员会的研究室里，在老师的指导下工作着。他們有的用石膏作水果或蔬菜的模型，有的出去找实物，有的画挂圖。呂玉華是找实物的。她到附近的省試驗農場去，到食品公司去，到果樹生產合作社去，联系借用实物的事情。她把軍大衣刷得干干净净，然后拿着介紹信出發了。春風吹着，有点暖意了，雪也溶化得差不多，路上一片泥濘。她不怕滑，跳着唱着，心里非常愉快。

可是第一个地方就碰了釘子，食品公司的秘書說，他們不能給什么帮助，因为，他們不是試驗机关。呂玉華坚持着要見經理，秘書只好答应帶她去。

在經理室門前，她習慣地喊了声：“报告！”然后把門推开，問：“可以進來么？”

“請吧！”坐在大办公桌后面那个人，連头也沒抬起來，仍然在批閱文件。

她把衣襟扯了扯，把門帶上，就大步走到經理桌前。

“請坐，”那个人仍沒抬头，只是把头点一下，示意她坐在桌子对面的椅子上。

呂玉華挺胸坐着。她感到很奇怪，因为她想象中的經理，應該是一个胖子，也許头上禿了点頂，一說話就帶着笑容。而現在这个人，她仔細端量，瘦瘦的，个子很高，如今坐着，顯得

背有点弯。这跟她想象中的那个人差得太远啦！

經理把最后一个字批完，盖上戳子，把文件往边上一推，才直起腰來面对着她。这时候她發現，經理的面孔很嚴肅，兩只眼睛亮晶晶的，眼角布滿了皺紋。

“有什么事情？”他問。

呂玉華站起來把介紹信遞給他，他接過去，就細細地看起信來。他大約把信看了兩遍，然後放下來，用手指把桌面敲了几下。呂玉華發現，他敲的是進軍鼓的点子。

“我介紹你去和周秘書接洽。”經理說。

“我見過了。”呂玉華委屈地說。

“唔？他怎麼說？”

“他說，你們這兒不是試驗機關，不能幫忙。”

“他這樣說么？”經理的眼睛疲倦地眨了一下。

“是呀！”

“確實是這樣，我們沒有辦法滿足你們的要求。對不起！”

呂玉華又站了起來，她驚訝地朝着經理，多少還有點不滿的情緒。怎麼辦呢？就這樣回去嗎？可是，經理知道我們的要求么？她又坐下來。

“經理，您知道我們的要求么？”

“上面寫得有，”經理把信紙拿起來，“‘茲派我校學生呂玉華前往你處聯系借用展覽物品事宜，請予協助。’不是這樣么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就很明白，我們不是試驗機關，沒有展覽物品。”

“您知道我們是什麼樣的展覽么？我們是專業展覽，更明

确地说，是关于果树和蔬菜的展览。这是为了庆祝七周年校庆举行的。我们这个展览会，将要说明农业在国家建设事业中的地位，水果和蔬菜对国家工业化的作用。这道理您比我更清楚。”她喘了口气继续说，“你们这个食品公司，收购水果的数量是非常大的，我们知道。所以我们愿意请求你们，供给我们一些水果的样品，充实我们的展览会。”她又轻轻地加上一句：“就是这样一个展览会。”

“明白啦！”经理静静地说。

静了一会，吕玉华又加上一句：“我们保证，借用的东西不损坏一点。”

“应该那样。”

“您答应啦？”吕玉华惊喜地问。

“我什么也没答应。”经理说，但吕玉华从他眼睛里看出了笑意。

“不，您答应啦，我看得出来。您说，‘应该那样。’那就是说，您同意我的话。”

经理笑了，这一笑显得他是那样和蔼。他说：“我为什么不答应呢？应该答应。这对你们有好处，对我们呢，也有好处。比方说，你们同学学好了，将来出产的水果又多又好，我们就更能完成收购和出口的任务，给国家积累了财富，有什么不好呢？来，咱们研究一下，你们都要什么东西。”

电话铃不时地响起来，打断了他们的谈话。经理吩咐把电话搬到周秘书的分机那兒去。他拿着铅笔，亲自在纸上写着吕玉华所提出的物品。

“太少了，”经理把腰直起来，他又在纸上自动地写上了

許多項目。“我們目前保留的水果品種，僅蘋果一項就有三百多種，其中，可以大量出產的大約一百種左右。現在，我們把每一個品種贈送你們兩個。”

“贈送？”呂玉華跳了起來。

“你怎么又站起來了？”經理笑着說。

“我代表我們農校果蔬專業的全体同學，向你致感謝的敬禮！”她行了個舉手禮。

經理也站起來，熟練地回了禮。然後在物品單上寫了兩行字，簽了名，要呂玉華拿單子再去見周秘書。

呂玉華告辭了出來。在院子里碰到周秘書，呂玉華朝他笑了笑，把經理簽字的單子交給他。周秘書看過後說：“小同學，你方才對我沒講清楚，早知道你們是個這樣的展覽會……”

“這樣我們也一樣地感激你們。”

在路上，他想起來，經理一定在軍隊上呆過，他敲桌子的鼓點、熟練的舉手禮，都可以証明。甚至，仿佛曾經在那兒見過他似的。

她高高兴兴地向省試驗場走着。第一個地方接洽成功了，而且是出乎意外的成功；那麼試驗場更會支持的。肯定是這樣。

千百隻手都支援着我們青年的一代！

三

展覽會開幕了。

校慶那天，下午兩點鐘，大禮堂的人已坐滿了，各班互相拉唱，這邊喊：“果蔬二一三”“來一個”；那邊喊：“農科三〇一”

“來一个”；“好不好？”“好！”“妙不妙？”“妙！”“再來一个要不要？”“要！”然后就是热烈的鼓掌。

忽然掌声普遍地响起来，原来是來賓們在校長引導下，進入會場了。这里有当地鎮政府的首長、軍隊的代表、一些單位的領導人、还有附近農村來的代表們。他們笑着，也鼓着掌緩步地上了主席台。校慶的慶祝大会开始了。

校長報告七年前建校的經過。他說話帶着明顯的山东口音。抗日戰爭時期，他在山东家鄉游擊隊里打日本鬼子；“八一五”勝利后，他和戰友們編入正規軍，乘着小木船从烟台渡海到東北來。一九四八年，東北的局勢已經大大的扭轉了，我們黨所面臨的工作已經不只是取得勝利，而必須同時考慮到勝利后的建設。他和另外的几个同志被派到这个地方來，建立農業學校。

“当时实在困难哪，同學們！”他用手向四外一指，“这里到处是荒地，到处是枯草，日本人留下的一所破楼，連門窗都沒有了，國民黨軍隊盤踞的时候把它作了馬棚。在枯草叢中，有时会發現人的骨头，那时，國民黨匪軍还威脅着这地方，有时夜里还可以听到槍声。更困难的是我們沒有經費。”

他掏出筆記本來，打开看了一下，繼續說：“当时我們帶來的經費是一億另七百萬元東北幣。把它折合成現在的人民幣的話，大約等于一千元。同學們，我們現在買一件比較好的儀器就要那么多錢；而当时，却要用它办起整个的学校。”

同學們笑起來。

“困难哪，同學們。但我們可以想办法克服困难。我們明白，当时我們首要的任务是取得勝利，打垮了國民黨匪幫的統

治，赶走了美國鬼子，然后我們的學習生活才有保障。我們明白这个！

“好吧，大家动手干起來。你們第一期的老大哥、老大姐們，他們当了木匠、瓦匠，我們自己托坯，自己盖房子，現在那三排女生宿舍，就是同學們自己盖的。女同學們，你們住在里面覺得舒服不舒服哇？”

“舒服！”女同學齊聲回答，她們甚至感到住在这样的屋子里，值得驕傲和誇耀。

“从外表來看，它也許簡陋一些，沒有一絲点綴。但，我敢說，它跟我們後來盖的那些宿舍一样实用。火炕是好燒的，牆壁挺厚，窗戶挺大，保證冬暖夏涼。”

同學們又笑起來。

“男生，那时候干脆就睡在教室的地上，稻草就是他們的床鋪，白天把床鋪往牆边推一推，晚上再攤開來。教室就在那座樓上，我們買了点玻璃，自己作成窗框安上了。老师不够，那就一个人担任三門甚至到四門的課程。沒有办公桌和書桌，我們就一个人發一方光滑的小木板，盤腿坐在地上，把木板放在膝盖上寫字。連老师編講義也是这样。

“我們每天晚上开座談会，有时候是討論白天学过的課程，有时討論時事，有时是文娛晚会。但不能讀書，因为沒有电灯，買煤油也買不起。

“最大的困难是粮食。我們开垦了分給学校的荒地，自己生產。工具总算有了，可是肥料却没办法，買是買不起的，而且也沒处可買。老鄉們說：‘种地不上糞，簡直瞎胡混。’瞎胡混對我們科学工作者來說是不合適的。好吧，咱們揀糞。同